

# 實驗室的春天

寒假的時候，某個黃昏，我正看電視笑個不停，突然電話鈴響。

一位系刊的執編打來的。

聊了一堆事情，她突然說：有件事想請你幫忙。接下來她說的正如我所想：要我寫個小文章。有關於實驗室的。

我和她爭了好久，最後仍是答應，反正是一篇短文嘛。

掛了電話我便後悔了。

眼前放了一個系刊的專題不管，竟要滿口答應寫實驗室的文章。"你一定是瘋了"，我指著鏡子裡的自己說。

只因距三月末的截稿日還很久，這篇稿子就給賴著了。

開學第一週，我到學校註冊，完了以後匆匆離去，沒見著她。自己因負責有關北港的文章還沒完工，便假裝忘了有另一個稿。

後來幾天，某個晚上的一通電話把我嚇了一跳。

她說："宛玲在找你耶，想知道你的稿好了沒？"

我開始正式面對這約定，因為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賴得掉的。

後來我自己打電話給她，告訴她目前一點進展也沒有，她這次沒有我預料中的反應，笑說："沒關係啦，反正我的稿可能會比預定的多..."

這一聽我的壓力一下減輕了，反正說不定到時候不會登上去，寫一篇沒登出來的文章是常有的事。

可我還是得交稿，所以開始認真的想。

實驗每個人都做過，每個人也都去過實驗室。穿著實驗衣，在裡面跑來跑去，拿試藥拿器材，做

得快的早早便開始聊天，比較慢的往往看著別人離去的身影嘆息。

不管如何，實驗都沒有一人一組的。至少也是兩人。

所以說，團隊合作的默契便是這樣培養出來的。

這樣的合作現象，在做動物解剖時最能看出。通常要拿刀的實驗都不會輕鬆，也會有心理壓力要克服。

生理實驗課是所有實驗中最吸引人的。

不似大體解剖那般氣氛凝重，

且沉浸在福馬林的味裡，然而與解剖相似的，都需要"亮傢伙"——解剖刀。

在解剖小白鼠之時，一群人圍著籠子，看老鼠不知所以地東抓西抓，鼻子嗅個不停。

真悲，臨死前的掙扎便是如此，當然它不知道自己今天的下場。

麻醉手續是一只燒杯，一團沾了乙醚的綿球。

老鼠在幾人的合力之下，頭乖乖伸入杯內，去嗅著乙醚，漸漸失去機靈的活動力了，不再亂跑。

而當日的實驗是要將老鼠做"插管"，即是在血管上剪一個洞，將管子插入。

一時之間，每個試做的人都大嘆：

"唉！這怎麼辦啊？管子那麼粗，血管上只有一個小洞而已，哪插得進去？"

"啊！快來人，我一下把那"洞"弄不見了，剛剛到底是剪在哪？"

實驗的分工合作此時格外珍貴，一次實驗裡，有的人經常是"主刀"者，不管是啥動物，也許一開始說："今天我懶了，不想做"。但等一會兒動物被帶進來，又悶聲不響地抓來動刀了。



那次老鼠的插管，本組最後終於將管子插進血管去了，興高采烈地找老師來。

"老師，你看管子插得如何，成功嗎?"

"這...這隻老鼠已經死了嘛..."老師輕撥著毛已變成了黃白色的老鼠，說著。

彷彿是那句話："手術成功，但病者死了。"若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躺在我們面前，自然又是另一種心情，因為不再是實驗了。

最近一次做實驗，是鴿子去大腦實驗。

幾隻毛色柔順美麗的鴿子被關在籠子裡提出來時，大夥兒又是一片嘆息。

"好可愛喔...真要殺啊!"

"天哪!我這次真的做不下去了，怎麼這麼可愛!"

當然，說歸說，等會兒"心裡障礙"時間過了，自然地又拿起刀來做實驗。

鴿子頭骨切開後，以小匙挖出大腦，這動作使我想起滿漢全席中猴腦的吃法，據說就是這樣挖來生吃的，所以可能大飯店裡的主廚手法比我們還俐落呢!

鴿子事前都經過麻醉的，可怕的是醒來後已物事全非，大腦早已被奪去。

有些鴿子中途醒了，竟開始嘔吐，吐出一粒粒黃色的玉米，有的甚至吐血來。

動物解剖實驗中，一般最常見的就是青蛙了。

這一天又來了一袋子的蛙，待命中。我們要做有關神經系統的實驗，簡單說，便是要為青蛙去大腦。

這可不是像為鴿子去大腦那般費周章，又是麻醉，又是將鴿子的腳綑綁一番...一大堆前置工

作。常常鴿子還沒睡著，我們早已被乙醚給"麻"得頭暈腦脹。

這次是很直接的。去大腦?就把青蛙從眼後"剪"去整個上顎即可!

完全不麻醉，好似時光倒流幾十年，醫生開刀，病人哀嚎不休。

剪下去一剎那..青蛙像是犯了滔天大罪，被斬首示眾，驚叫聲四起，雖然早已知道會是這樣的結果，眉頭仍忍不住皺了老久，青蛙上顎連同大腦一起被剪去，紅舌完全暴露出來，仍兀自動個不停。

這畫面彷彿在大家心底起了疙瘩，沒法子去掉了。

另一個有關神經系統的實驗，便不是拿青蛙，而是眼睛紅紅，全身白白的大白兔。要做脊髓橫斷的手術。

在兔子腳綁緊後，乙醚伺候其昏睡，然後便由其背部"開刀"。

一切正順利時，突然聽見"碰!碰!"的聲音。轉頭一看，發現另一組的兔子在手術中"醒"了，大概是發現自己美麗的毛正慢慢剃去，惱怒地要跳。

但是我說可憐的小兔啊，人早已把妳栓得緊緊了，怎會有妳跑的機會呢?只能把解剖臺弄得碰碰響罷了。

兔子見命中註定逃不了了，便發出哀怨尖叫的哭聲。又輕又急，我們

只得趕忙拿起沾了乙醚的棉花讓她再度睡去。

這一睡，醒來以後又是恍如隔世。她失去了跑跳的能力。

切斷脊髓的兔子，就像下半身癱瘓的人一樣，不再能隨心所欲地活動了，人尚有輪椅可坐，兔子的命運，是.....打空氣到血液裡，不要多久，永別了。

研究生理學的過程，像這樣的情景，看在研究者的眼裡，早已是司空見慣，知識真相的來源，總是格外艱難的。

實驗做得如火如荼，桌旁必還有些人此時是"閒閒"的。

閒者也許看書，也許串門子聊天，或者，趴在桌上小睡一番，醒來後成果便在眼前。

有的人對像這樣的實驗總是興致高昂，可能做了一次後，又再抓一隻動物來開刀。

像是一開始時，經常以青蛙為實驗動物。

一次課裡，每組通常領得一袋青蛙，有多少隻則是不太清楚，若很快便做好了，可能又再抓一隻來做。

有一次看見一隻青蛙躺在解剖台上，腳還微向上翹，無力地擺動，好似沒有完全做到脊髓穿刺，而刀子已經要開始剪它的皮了。我旁邊一個女同學問：

"喂!那青蛙還沒死哪!怎麼就要動刀了?"

拿刀的"大夫"頭也不抬地繼續剪那不知是他做的第幾隻青蛙的皮，回說：

"這樣才新鮮嘛!"

這位"大夫"每次實驗皆親自動刀，有時意猶未盡，還跑去別組指導一番，大家都說以後他將是個外科好手。

當然也有人是不感興趣。

我在實驗中經常會聽見好友來抱怨，說他那組"人馬分散"，散成什麼地步?有的去購物，有的在球場上，有的聊天，最後真正在做實驗的寥寥可數。

其實，許多寶貴經驗，都是親身才能體會。

今日實驗的許多技術方法，也許在大六七大時會再學到，但若之前留下了些許經驗，學習時便能很快進入情況，不易"跌跤"。

等到真正投入了醫院，我們面對的不再是一隻動物，而是活生生的人與他的親屬，還有各方面的壓力。

不會有"再一次"的機會了，成敗只在一剎那間。

寫到這兒，我突然想起前幾天去訪問市療院的李醫生，他說了一句：

"等到成為醫生後，必須清楚的是，我們是在醫"人"..."

學生終究會走出校園，進入到社會人群去。

實驗室裡所培養的互助合作精神，與對待病者應有的愛心，都要深植在心底，隨著時間而成長。

因為在你面前的，都是深深需要幫助的心靈。

